讀書雜述

讀書雜述卷四

山陽李鎧惺菴著

言行

為己之學莫要於謹言慎動

立一言期有裨於世道不能必人之從而不違行一事求無愧於昔賢不能必人之譽而不毀

以昌言獻朝廷以嘉言訓子弟即與鄉人處非義之言不置齒頰斯言皆可聽而不失言於人

言論之間與其外露英鋒令人可喜何如中涵名理令人可思

衆人之所爭者君子未嘗爭也至不得已而爭之君父之前廟堂之上則衆人之所不敢爭不能爭者也何以辨之公私之間而已矣

談理須折衷於不可易然廣坐中務申己說亦學人之大戒且本原之論可為知者道不必人人喻之也

守身遠害之道自慎言始

人惟教子弟可以盡言若對賓客雖爾汝形忘談鋒終須節制娓娓不休亦覺辭費

雄辯高談泉湧風發豈不大鳴得意徐收麈尾四座寂然小加檢點未有不追悔累日者矣

坐有衆賔談論間雖名理不凢終須略留餘地不然騁
我雄辯中人隐私納侮生嫌駟馬可勝追耶
談論既多豈能一一中道故以簡於酬對為佳
與人言直抒胷臆自是慷慨男子然所與者何如人胷
中正須雪亮耳
有害於民物之事不可存諸心有傷於風化之言不可
出諸口
學者最不可言人之過馬伏波誡兄子書當手録一通
日三復之
一言之厚造福無窮士大夫當得為之日須斬此一言

若惟恐天下之蒙福者吾不知其自待何等也

言辭過於修飾亦學者一病然言之無稽者不雅訓者訣人而不軌於道者則君子切戒之而不敢宣之口也

聽邪僻之言而不以為汚必非端士持刻深之論而自以為是必非仁人

易曰尚口乃窮也兌命曰惟口起羞大雅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緇衣曰君子溺於口又曰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若是乎言不可不慎也必如金人之銘三緘其口或庶幾乎

天下當盡言而無所隱者惟諫官之於朝廷師之於弟
子而已此外則尚口不如守口無取乎言之喋喋也

寡言不但寡尤默坐靜觀亦足以涵養心體

修談忠孝而不期於踐履宣之於口既不足以感人筆
之於書又何足以信今傳後古之人作者之謂聖述
者之謂明要皆躬行君子非徒託之空言而已

言論皆與道合而反諸身不誠終非近裏著己之學

不言而躬行教家之本亦力學之本

士大夫居家將為鄉邦之楷模子弟所矜式一言一動
未容出之慢易

君子有時納於言亦有時昌言有時敏於事亦有時敬事

君子化大事為小事化有事為無事寬平之至也君子視無事若有事視小事若大事敬慎之至也

謀事不可不慎見事不可不明處事不可不公任事不可不勇

處天下事曰公曰正任天下事曰毅曰剛

涵養德性須至於廣大冲和操履則一以嚴毅為本

論是非不計利害然後能以其身任天下之大事成天下之大功

君子於無關名節處亦常隨時俯仰至於出處進退之大閑治忽安危之大計不敢黨同伐異苟且營私即或權有攸歸事終無濟亦行其心之所安而已矣

君子造道進德與夫爲天下建大事立大功皆須有剛毅果敢之氣而後不畫於半途不惑於異議吾未見優柔之足以有濟也

士無論顯晦通塞惟始終一節乃謂之君子

仁義康莊也由之者安功利捷徑也由之者有時而危越禮壞法罔上行私邪竇也亦險途也由之者不知其所稅駕矣

將適遠不知其途無怪乎倀倀耳亦既示以周行何難
攸往其往也正不必窮日之力竭蹶以趨也或如吉
行或如師行皆可也但不畏彼險艱逡巡中路吾知
其必達爾

坦途本自寛大舍此不由而出入於荆棘之中將無迷
於所往

讀書雜述卷五

山陽李鎧惺菴著

處世

人生窮而在下達而在上近之鄉黨州里遠之九夷八蠻總無一可欺可慢之人是故欺人者自欺而已矣慢人者自慢而已矣

人於應事接物時時體認恕之一言自然心安理順而遠怨

學者克己務嚴論人當恕

君子有三戒戒掩人之長而炫己之長戒護己之短而

攻人之短戒以成敗論古人而不折衷於大公至正之理

君子不自伐其功而人之功惟恐其不録小人常自揜其過而人之過惟恐其不彰

不必攻人之邪守吾正而可矣不必防人之詐存吾誠而可矣

先覺者心如明鏡止水物來自照固不必逆之億之也不能先覺而好用逆億我逆之億之而人早覺之適足以售其詐與不信而已矣又何益之有哉

居心不光明洞達縱有善蹟可觀終恐虛偽

清則疾惡嚴和則守己不峻曰不念舊惡曰不以三公

易其介此東惠所以為聖之清聖之和也歟

持廉介之節而不近人情君子以為隘矣

勢交未可仰援燕朋未可暱就

敬我者有禮者也多諛詞則不可信愛我者有恩者也

多德色則不敢承

不侮人之謂恭諛則不可不忤物之謂和流則不可

見大人先生以位以德皆須恭謹然有禮焉不由禮而

至於畢諂不但非所以自處亦非所以處人

媚人太甚無論旁觀竊笑即為所媚者亦有時不甚樂

也宋楊愿與秦檜善飲食動作悉效之檜嘗食因噴嚏失笑愿亦陽噴飯而笑左右哂焉檜亦厭之諷御史排擊而去夫媚檜所以求進也頋緣此去吁何益哉

君子立身行己與其通也寧介與其鑿也寧愚

人有一行一言之合於道必亟稱之俾長養而日新我有一時一念之即於私必力屏之毋滋蔓而日損

公其善於人而善愈大

古人恥獨為君子與人為善之盛心也令人忌人為君子與夫但以君子責人已則相背而馳者是誠何心

古今人不同如此

善公理也君子豈得私之然與人同善者君子之心而不能強天下使盡同則末如之何矣

人不可不以古道自處却不當以古道望人

緩急之間平日貧交尚可恃耳彼素封家豈但言之不聽且能令人不得向之言此種聲音笑貌素心人萬不能彷彿一二也

家擁高貲曾不能利一物濟一人此其人不可笑而可哀

濟人利物之事參以私心亦害義理

君子得志固道濟天下即不得志立人達人之心亦不
　使須臾或息

器之厚者斯歷年久故學者居心接物當切切以薄爲
戒

責人無已持論務苛非長者之用心亦非涉世之道
人不幸而入於惡且須曲爲掩護徐思所以化之庶幾
　有自新之路若遽加擯棄使之難托足於天地之間
惡將無所不至矣故君子之待衆人與其刻而嚴無
　寧寬而恕也

以德報怨聖人所不取而表記則曰寬身之仁何也蓋

過高之事聖人不以之垂訓然怨相尋而不已傷教害義亦所時有彼好行其德者平情釋怨永息仇讎又豈王者之所禁哉故藍田呂氏以為雖過乎寬而本於厚未害其為仁也

顏子之不校孟子之三反此大賢盛德事豈敢望之今人然今人涉世必如此乃能遠患害保身家強恕而行可矣

日與善人處不必遽有以助我然損則斷斷無之日與不善人處不必遽有以浼我然益則斷斷無之故君子務慎所與也

水至淡也君子之交似之醴至甘也小人之交似之然而淡以成矣甘以壞矣擇交者慎無厭君子之淡而溺小人之甘也

交朋友之道三曰敬曰信曰忠敬則不狎侮而誼不衰也信則不虞詐而志不携也忠則善相勸而過相規也允若是吾友也乎哉吾師矣

責善輔仁朋友之道也令人以文藝相切磋吾未見直指瑜瑕規之於正況性命之學哉所以然者天下有自滿自用之人即有面欺頁訣之人不自滿自用友之忠者至矣友忠於我傾以訣之者欺之哉恕以作

忠虛以集益謂之論文之友可也謂之輔仁之友亦可也

交朋友寧慎勿濫

與儕輩聚處一堂能隨事隨處取益方謂之善學交游中道德文章卓然居我之上方尊師之不遑而何有於忌若其未逮節取之亦我師也忠告焉古之道也且安知來者之不如今矜驕且吝耶

人以事問須告之以聖賢正理從違在彼我固不可不忠後生晚進尤當曉譬詳明俾端祈嚮不然語多曲說不顧其後之陷於非義夫豈長者之道哉

君子之為教也不強人以所未能不沮人以所可至因敏鈍以為程寬歲時以為候於是中材皆有所成就而無自棄之人

適千里者十日而至其常也然或三五日而至或需之歲月人固有敏鈍相懸若此者而其為至則均也且天下事何常之有疾趨者有時而蹶則何如緩步而安苟無肯雖不至焉可也

順風揚帆瞬息數百里豈非人生快事然江湖風濤變幻正自可慮持以戒心帆勿引滿斯涉大川之道歟

棧道窄隘處讓一步彼此通行矣相持而不相下豈獨

彼有顛躓之患耶

京師車馬往来未有肯寸步相讓者志在求速也然至於填衢塞巷彼此進退茫然豈止羈留寸步之頃耶亦愈知爭之不如讓矣

讓智也非愚也夫泰伯季札子臧而愚也乎哉

讓人如食橄欖最有餘味

高車駟馬遂榮矣乎有今日之榮安知不有異日之辱君子所以見幾而作也

恃才使氣觸事忿爭往往有躐顯位席厚利者矣然傾陷相尋終身勞擾似不如與世無忤常超然於憂患

之外

名利之途我欲爭人亦欲爭爭之不已而戈矛起獄訟興有兩敗者矣即偉而勝又焉知勝者之不終敗也事事欲損人益已人之所怒也豈惟人天亦怒之夫至於天人交怒所損多矣又何益之與有

君子拙以賈禍有時獲免者天也小人工於乞憐有時不效者亦天也不有天焉主之君子何所恃小人又安所懲耶

農與賈獲報之豐嗇關勤惰不關巧拙惰不可訓也拙則其循分也勤可録也巧則鬼神弗福也然天下巧

而豈拙而嗇者常十八九又何也曰亦偶然焉爾莫

匪天焉爾

處身涉世惟有樸拙可恃耳巧萬萬不足恃也今日縱

以巧成異日必以巧敗何如樸拙者無無望之福亦

無無望之禍也

修吉悖凶自然之理徧觀古今人事與經言不爽銖黍

知衰盛之循環禍福之倚伏一切妄念俱可氷釋

一日之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之逸百年之內進一步

不若退一步之高

讀書雜述卷六

山陽李鎧惺菴著

知人

何以辨君子小人之跡公與私焉耳何以辨君子小人之心誠與偽焉耳

不以毀譽為是非而後可以進退羣材亦可以知人論世

處己接物之道雖一本於恭敬溫和其中却自有條理容人固大德而涇渭清濁胸中却須明了

君子恥暴其所長小人務匿其所短所以闇修之君子

常欝欝不得志於時而貌為君子之小人未有不愛其才而驟用之者用之而負乘僨轅終必斥之而禍人家國壞天下風俗人心亦已至矣是故君相用人誠偽之間不可不辨之於早也

為一事而尊主庇民不汲汲於榮利者君子也為一事而干譽營私值黨固寵置公家若罔聞知者小人也此殆如東西之岐途白黑之殊色何難鑒別而進退之哉乃自紀載以来莫不暱小人遠君子則以側媚陰柔之可喜而廉直者之不相入也

暱就我者必易狎易狎者無所不為者也踈遠我者必

難致難致者有所不為者也大臣操用人之柄為國家衡量人材亦辨之於此而已矣

樸質之失貌雖愚而可用傾危之士才縱美而難知小人最易得名以其工於欺人人遂墮其術中不覺也至於墮其術中上之壞紀綱下之敗風俗恒必由之然則有用人之責者其必窮理守道勿惑於詐忠小信而後可哉

大臣必知暱己者之為非遠己者之為正然後可以主持風教進退人材反是則浮薄之士連袂而升而清流之氣沮矣

知甘言之爲佞而日遠之知苦口之爲忠而日親之夫然後可以秉國鈞而進退天下之人

人人之所趨者而避之其人必淡於營私人人之所避者而趨之其人必勇於爲善

君子學所以爲己而仕則爲人小人學所以爲人而仕則爲己

君子豈惟德勝才亦過人而舉世恒不知君子何也蓋天下惟求之斯知之有術焉動之斯知之耳君子既不委蛇以干進亦不矯激以沽名誰復具物外之觀秉人倫之鑑耶即或諒其無他亦祇謂硜硜者之果

信而其足以經世致遠千百世終必知之當世則概乎其未有也可慨也夫

正人善類人人所當好也然而有能有不能矣惟君子與正同道故好之彼小人者惡直醜正其性也豈特不好且毒之焉嗚呼正人之不見容於異已也亦已久矣

儒者之學自足以利濟斯人整齊政教以為迂濶而遠於事情則排之者之說非篤論也

君子未嘗表異於人也顧不敢自喪厥守又不忍為衆人之所為於是風裁操履雖欲不異不可得而忌之

者咸目為怪物排之無乎不至矣

人才國之楨幹須長養不可摧折

人才以能用世不為世用為上厚重有學識次之雅量次之爽直明敏又次之小有才而矜負虛名而實不副皆不足觀也已矣

士人以力學砥行無愧名教為才卿大夫以濟人利物維持風化為才彼以盜虛聲獵美仕為才者吾不知之矣

周公大聖人夫子稱其才之美才蓋可忽乎哉然制作禮樂之謂才經緯天地之謂才豈後世尺寸自效者

耶掄才者固不可以不辯

君子之才患其少少則為善之量不能充小人之才患其多多則為惡之勢不可遏

捷給浮華偶然適用亦自可喜然以之當大事則踈預大謀則敗終不若堅忍質直厚重少文者之足恃也

有非常之才斯有不可奪之節若夫小夫曲士才既無多氣亦易餒平日服勞趨事或有微長要不足共濟時艱繫朝野之望

功業須人才為之然必濟以德器深醇學識高朗乃能任重致遠以其身係天下之望

喜事之人不可有任事之人不可無

有慾則不剛猶古之有慾者也今之人則不然中愈有慾外愈剛矯情戾氣淩轢一時居然自以為剛矣豈知人之視之早已盡見其肺肝耶

禽魚竹木之珍異者世爭寶之至人之賢豪長者夫豈惟不寶重而已且指以為怪物焉務摧折芟夷之以為快此亦人情之不可解者矣

讀書雜述卷七

山陽李鎧惺菴著

家訓

天下未有不孝而事君忠者也天下未有不忠而事父母孝者也

子雖純孝終無加於父母之愛之也豈惟無加且多未逮念及此不咎心者誰歟

竭其子之力父母所大不忍也而力稍留餘則不可以為子

孝至曾閔亦止盡人子常分非有所加也令人事父母

切須以曾閔為程勿自菲薄

以父母所生之身不自慎重或狥欲戕生或敗行檢以貽羞父母皆謂之不孝

不遺父母惡名孝之大者

父母所愛亦愛之曲體斯言斯為純孝

幸而有親可事祿養耕田皆樂境也然當此境而心知其樂及時供子職者幾人余抱鮮民之痛悔復何追故書此以告世之有父母者

祀父母必求仁者之粟養可知矣以不義之財充庭闈之奉雖夕膳晨羞極其馨潔不得謂之孝

古今不盛稱慈父母而孝子特傳蓋人人皆慈父慈母故略之人人不皆孝子特舉一以風百也吁可慨也已

最不容已者非忠愛之心乎若之何其偽也是可偽夫焉往而不偽

俗之偷也乃至薄生我而厚於我之所生嗚呼忍言哉忍言哉

不愛其親而愛其子謂之大逆余敢以之誣天下哉然今人非惑於後妻嬖妾不愛其子者百無一二至稱之曰孝疇則當之無愧者耶吁夫亦可以自省也夫

不竭力於父母而曰望其子之孝北轍南轅必無是理

問子與兄弟孰親曰均也待之當如何曰子已之子也兄弟父母之子也待父母當厚於自待則待父母之子當厚於已之子明矣雖然今人視兄弟與子均其亦可也視兄弟薄於子則吾所不忍聞也

兄弟相爭豈無曲直然吾謂棄天性之恩即兵戎之象論事由則有是非曲直而害倫傷化一也甘心終訟不可以為人聞正人君子之言而泣泣而悔悔而相好如初此猶可與為善者爾

兩幼兒爭果餌未有不恶之而誡之者不聽且笞罵之

防其漸也已與兄弟顧終日爭論財產不自以為非亦惑溺而不恕之至矣

骨肉相殘至不可解初不過由財賄耳豈知人生非無財賄之可憂而兄弟叔姪不相顧之可痛知之則一羽邱山何煩較計故夫家庭嫌怨吾甚望人之釋然悔又甚望比閭族黨之曉譬而感悟之也

富與多男人生厚幸及見天下兄弟參商不相親而相賊紛紛獄訟若敵國然乃竊嘆獨子寠人子之安然無恙而滿堂金玉他日非諸郎之有而墨吏之資也嗟乎富與多男何害而兄弟不相容乃至此然則父

之於子富之不若教之也家既富兄弟情不携即家

不敗尤須汲汲教之

子富貴父母不得而有之者吾不敢謂數數也若夫兄

不得有之於其弟弟不得有之於其兄則吾之見之

數數矣此其故成於兄弟者十二三成於兄弟之妻

十八九也然吾不暇罪其妻也

薄於門内豈有厚於友朋之理今人頗往往有之逆情

違道厚亦不足信也

家庭間非較是非之地是非明而骨肉傷矣然則非義

相加處之將奈何曰積誠以感之耳感之終不化奈

何曰此必吾之誠猶未至也竭其誠而不責望於人久之未有不化者君子盡其在我徐以俟之而已矣一門之内以非義相加者倘叔父伯兄耶則念之曰此尊行吾所敬事之者何敢較倘弟姪耶則念之曰此卑幼吾所憐愛之者何忍較忘其非義而篤吾不敢不忍之心將尊乎我者之不忍卑乎我者之不敢亦油然而生矣嚮使汲汲焉申己之是析彼之非處他人且不可况骨肉乎怨積禍萌至不可解則兩敗之道也

一門之内不必盡孝子悌弟但使父母躬為之倡而一

本之誼和氣致祥之理少長咸集時輙相告語聞見既真薰陶日久不自知其相率於孝弟而門內之教成也

盡子道難盡父道易然勿謂易也我不足師其何能淑故必孝焉而後子道盡父道亦盡

我自玩日愒時縱蕩於繩墨之外子弟尤而效之又何責焉故君子貴身教也

祖父之於子孫未有不望其富且貴者然余謂富貴須賢子孫守之子孫賢即不富貴何害脫使富貴而不賢恐方貽祖父以憂勿遽謂位高多金為家門之慶

也

子弟讀書既與之解明義理何不導之以行豈惟成人即如幼童讀論語便以入孝出弟教之日體驗於家使知古聖賢書皆後人標準不止習其說為文章而已則將來之成就遠且大矣今人教子弟但患記誦不熟文藝不工於躬行頓置之是何汲汲望其干祿遂不以賢人君子厚期之耶且干祿之具如此一旦立人之朝膺民社之責操何術以應之習俗移人名家不免無惑乎正誼明道者之寥寥也

今人見小兒作大言輙奇之謂其不凡也然聖人教弟

子却以謹信為本

小兒讀語孟時便須以愛親敬長之理日向解譬他如懐橘讓棗等事更使之試行於家久之天心感發習慣自然可望其為孝子悌弟而不孝之端絶矣

子弟聰明善屬文此自可喜然步趨言動正須幼學時一一導之他日立身庶無敗度成大器者不但文辭而已也

余通籍數十載家無負郭子弟猶未甚習膏粱然與之言窶人饑寒狀便不似余少時親切有味況公卿家履豐席厚者耶夫世家子弟將試為吏固當省百姓

阽危俾無重困即不仕而持身保家可不知稼穡艱難任其逸且謗耶是故教之倍急於素士也

子弟幼時須教之愛惜物命以培養其不忍之心

士大夫家子弟資質樸魯無慮也但令勤苦誦習積久自然開悟若智巧過人貽父母之憂正復不少然則何以教之浮者教之以誠薄者教之以厚多言者教之以謹好勝者教之以謙而日近正人不接損友又所以培養其心教之大者

學者無事不當廢況侍坐於先生請業請益時耶氣斂志專夫乃精神開朗不然名言非不可聽無如鴻鵠

之至其前矣

司馬温公自五歲時即奉庭訓不作謾語所以一生忠樸卓然為有宋名臣

蕭相國何置田宅必居窮處為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無為勢家所奪疏少傅廣曰賢而多財則損其智愚而多財則益其愚皆達者之名言也然自古愛子孫為計久遠未有如二公者矣

劉忠宣公大夏教子讀書無力農事嘗命督耕雨中曰習勤忘勞習逸成惰吾困之將以益之盖子弟必能讀能耕然後仕隐之間兩有餘地千古家法以忠宣

為第一

生男子未有不教者至生女子雖士大夫家教者盖鮮夫天下未有生而賢智之人何况女子使不以婦從婦工朝夕訓誨無論他日敬戒或違貽羞父母終覺為人父母之道有所未盡

讀書非女子之職然教之通孝經論語毛詩多識前代賢女子言行俾他日事舅姑操井臼以古為師有所根據此亦秉禮之家之所當亟講也

程子母侯夫人好讀書史博知古今而不為文辭見婦女以文章書劄傳於人深以為非此可為女子知書

者之取則矣

女而賢其歸也不但同心黽勉興厥家維姑舅則康寧豫悅門以內伯叔兄弟式相好無相尤而慶且延於孫子爲之父母者蓋令名無窮焉不賢者反是原所自出能無厚顏而謂女子可不教耶

女子以工於烹飪勤於紡績能經紀米鹽淩雜爲才非閨閣所當務而引以自炫非才也

舅姑慈愛婦非甚不肖未有不婉順承之者惟堂上性嚴急而退無後言雖遇以不堪彌加孝敬終身無忤色其賢矣乎

持家以樽節為上承祭與賓則潔粢盛美肴膳其職也

稱事損益須有條理

閨門之内整齊雍睦絶不聞詬誶聲主婦賢可知已

婦女衣飾侈靡至今日已極守禮之家豈可習矣不察

人生好處止在衣飾耶縱不帬布釵荆亦須返浮還

雅

主婦晨起率僕婢以次耕織小大之屬無廢職者興厥

家之象也

古禮之難行於今日者不必遠舉即如子事父母婦事

舅姑雞初鳴而起特尋常之疏節耳然責今人久而

不倦亦難矣且假令以蚤起故侵霜露致疾不反貽父母舅姑以憂耶夫事父母舅姑莫大於誠使勉行之而誠意未至何取於雞鳴而起果能孝根於心下氣怡聲問衣寒燠疾病疴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如內則所云者雖辨色而興可也凡余之說欲使人人可行而不害於義非敢變亂古法以惑天下若因余言而荒惰廢禮誠意終不至則余滋懼矣

僕婢細人最易離間人骨肉不使其言得入於耳乃家庭和順之本

教養小僕婢若己子女仁之端也仁未有不昌厥後者

陶淵明以一力寄其子曰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余謂此嘗為之墮淚

衣冠之類寧樸無華榮進之途寧遲無速

齋中几硯筆墨爐瓶諸什器皆須雅潔然取足適用而已盡訪古玩既非寒士所能亦恐一向勞勞為此心之累

宋板書貴重極矣然以貴重之故終日珍藏不一寓目與無此書何異鑑賞家真讀書人故自有別

古人字畫真蹟之贗至今日已極又何怪人心風俗紛

紛作僞何以止之清好惡之源去華返樸而已矣

陳仲醇曰李之彥云嘗玩錢字旁上著一戈字下著一戈字真殺人之物而人不悟也然則兩戈爭貝豈非賤乎余未見是書早有是解頃於舟中閱岩棲幽事喜其與愚見同遂書以誌之時癸未三月十二日

人家積白金至數萬兩余耳目所經猶有及子孫之身不敗者至數十鉅萬此其家未數數見然余所覩記數家今子孫皆無立錐豈盡致此非義耶天道惡盈物有聚必有散大抵如此矣

積貨財爲子孫也然積之以非義亦有禍子孫者矣禍

之烈與不烈又恒視非義之輕重以為準悖入悖出可畏也已

今之富室亦未必盡剥取於寠人然索逋則較及錙銖置田宅則陰欲之而陽拒之乘人危迫展轉百端不巧行其損人之術不止吁亦忍也已

素封家習為刻薄十人而九豈其天性則然蓋深知為仁不富故終身奉不仁之訓不敢少變爾

種木蔬必逢年豈有種德不獲報者縱或有之亦如水旱之適然非常理也

士大夫好古器亦何害於理然固求而必得之則未達

耳夫一器至百年數百年之久不知經歷幾何家矣當日之求之與我今日略同何在彼者之忽然在我也而謂我之有之獨能百世守耶逆旅傳舍萬事皆然又不但玩好之不當溺矣

積書勝積貨財亦勝古玩謂可遺後人使誦讀也然後人能誦讀與否正不關遺書多寡牙籤萬軸庋置塵封每不如貧士手鈔之爲得而不再傳而寒餓不能保或斥之爲博奕聲色之費與夫門戶衰薄見奪於世家亦往往而有嗟乎士大夫不貨財古玩是積而積書豈得不謂之賢猶不敢必子孫世守而況其他

乎吾願積之者之深念之也

李衛公平泉山莊慮百年後奪於世家戒子孫述先人命泣告之後經世變子孫竟不能守花卉無絕怪石名品俱為洛陽有力者取去過眼煙雲自古若此何衛公之戀戀耶

范文正公在杭州時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間請治第洛陽樹園圃為逸老地公曰人苟有道德之樂形骸可外況屋耶吾今年逾六十未日無幾乃謀治第樹圃顧何時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難退不患退而無居也居固易得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主人莫得常

遊誰獨障吾遊者豈有諸已而後爲樂耶公真達者
之言余老而無居竊欲引此解嘲矣
陸放翁家訓曰古人云居鄉以困畏不若人爲哲意思
深細可銘座右
風俗之盛衰始不過起於一二人一二家後遂有漸不
可挽之勢大抵由儉而奢由厚而薄也易由奢而儉
由薄而厚也難然則鄉大夫於朝堂士庶人於鄉里
飲食宮室輿馬僕從間其尚循分守禮日返於淳慎
毋導靡訓侈俾天下指我一二人一二家也
搢紳家行一事鄉之人觀禮焉以其讀書循理多識朝

堂典故也使儉於財之儀節靡所不具而於古人精意可以法可以風者按之茫然其又何以觀之哉今人行喪祭能以朱文公家禮為法善矣然登降獻酬悉中規矩而哀思誠意未至遂謂之由禮無復遺憾矣乎禮有本有文文可稽古而得之本則其所自盡故必忠信而後可以學禮也

良朋宴會取足言歡必供多品乃力致遠鄉異味一朝之享往往竭中人之產勞而費不可以訓且我輩豈飲食之人但豐肴核其為恭也亦僅矣

世家大族禮教之宗也今士大夫家父子兄弟以及姑

婦娣姒閒容服非不甚都儀文非不甚盛而禮之真意亡矣彼田家者流豈知有升降揖讓哉然往往一門之內天性藹然殊非矯情飾貌者之所及覲禮者伸彼詘此余之所未喻也

衣服飲食之侈靡至今日已極崇儉返樸此正士大夫之責可復尤而效之哉

司馬溫公在洛與文潞公范忠宣為真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而已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真足為士大夫宴會之法

章楓山先生曰待客之禮當存古意古意儉約樸質之

謂也今人食品務珍節文浮縟較先生時豈但倍蓰
則待客之不以禮亦明矣從風而靡余所未解
李若谷為長社令日懸百錢於壁用盡即止東坡在齊
安日用不過百五十每月朔取錢四千五百斷為三
十塊掛屋樑上每日挑取一塊又以竹筒貯用不盡
者以待賓客與李公擇書云口腹之欲何窮之有每
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今京師士大夫生計日
絀而衣食宴飲日趨於侈靡不止所當急以前人樽
節之法救之矣
嚴君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

依於忠勸善維風亹亹不倦隱君子中最有經濟者
李文正東陽立朝五十年清節不渝致政家居購請詩
文書篆者填塞戶限頗資以給朝夕一日夫人進紙
墨公有倦色夫人笑曰今日方設客可使案無魚菜
耶乃欣然命筆公文采風流照耀千古而清操又若
此亦可以愧夫求田問舍汲汲不少衰者矣
致富之術力田為上習百工次之賈又次之蓋國之本
富在農工猶自食其技賈則操奇贏以營什一之利
所謂逐末者也後世頗豔稱大賈謂農工不足為於
是求富者一出於貨殖先王重本輕末之良法既不

可復而天下囂凌浮薄風俗亦寖衰矣

余為諸生時見儕偶中非甚素封無衣帛者若今之所謂叚即封君大姓未嘗服也比來貧士非叚不服且襲焉求一衣布者見之不可得矣四十年間風俗不同如此

余庚子上公車畏燕地寒製羊裘焉比歸敝矣遂藏之里居閱十冬雖謁大賓未嘗一衣裘盖淮上大雪堅冰氣亦凛冽終不似北地苦寒居人鮮有裘者故余亦不汲汲於裘也比聞里人衣裘者大半豈天時地氣頓殊耶抑人情日趨於華侈有莫知其然而然者

耶夫不必衆而求衆富人競爲美麗之觀而窶人子追
踪躡跡可怪也嗟乎此吾里之所以日益貧而不復
振也歟
士大夫居鄉欲不見一人亦難矣且與人子言孝與人
弟言悌與高士言躬耕樂道與文人言砥行讀書即
遇田夫野人亦告之以同井親睦勤儉保家之道此
正山中經濟絕人逃世奚爲耶若但懷刺謁公府不
敢直言閭里利病而酬對皆飾說則非人所堪耳
乖戾之氣不始於一人則禮讓之風正須交盡然不必
家諭户曉也但鄉之賢士大夫實以禮讓相先彼比

屋而居者忍狃於偷薄而不之省耶事不外於守己
敎家而效乃至於維風善俗余願與天下賢士大夫
共勉之矣

讀書雜述卷八

山陽李鎧惺菴著

官箴

士大夫為政未有不本之躬行而民化之者是故止天下之貪則示之以廉止天下之慢則示之以敬止天下之爭則示之以讓止天下之詐則示之以忠是則是傚乃捷於影響不然文誥紛紛奚益哉

不避險不辭難苟利國家不遺餘力而通塞升沉聽之君父純臣哉

士君子必有難進易退之節而後可以立功建事

君子既委贄爲臣勞苦艱難惟君所使至於決禮義之防失貞廉之節君子固有所不可亦有所不能

正紀綱進賢退不肖敦厚風俗邊隅要塞未雨綢繆日取饑饉災異敷陳於至尊之前俾膏澤長流民生樂業此則大臣弘化亮工夙夜匪懈者也若夫盡一職微一官兢兢乎文書簿領罔敢隕越庶司百執事而已矣

人臣以忠貞純一正君弘化爲上負經濟猷略次之厲風節直言無隱次之守己廉素又次之然均之良臣也不如是而容悅焉象恭焉患得患失無所不至焉

求爲具臣不可得已

守官者簿書填委輙謂勞心不知公府簿書粗識字有心計吏人足了之而士大夫乃以爲勞乎夫惟勤勤於論道經邦寅亮天地則勞之至矣掌邦治邦教邦禮邦政邦禁邦土各率其屬倡九牧而阜兆民則勞之至矣若但治文書奉職事惟謹雖日不暇給吾謂其勞亦末也

不敢自污庶官之美節若大臣正色立朝總持國是曲謹小廉又不足以盡之

得位將以行道位愈高責望愈重每遷一秩有懼心焉

器識自此遠矣

大臣以培養人才維持風化爲第一義

有陰陽則有善惡有善惡則有君子小人欲天下皆善

人君子是有陽亦可以無陰也能乎哉惟聖人扶陽

抑陰賞善罰惡親君子遠小人則裁成輔相之道治

天下國家之大經大法也

虛己納諫知人善任使君德之大者陳善閉邪引正人

君子在帝左右臣道之大者

用人之權大臣不得而叅之然扶掖善良踈斥羣小使

君德清明而賢奸不淆收龔征之實效則大臣所當

汲汲耳

大臣在帝左右不能周知盈廷之賢不肖可謂留心當世者耶知其賢而汲汲登之知其不肖而汲汲擯之庶非自使其私患得患失者矣

有公是非無私好惡用舍予奪惟其才而已不與焉君子哉

以經史教育人才使之修明禮樂敦倫砥行而文章亦煥然可觀通儒之責也弘奬士類使人主前後左右罔非正人而方伯連率皆能利濟斯人興起風教賢卿相之責也

以人事君既一本於公忠而任使恚能舉職斯識度宏遠之君子矣

相臣以人事君百官之才器皆須一一延攬而培養之以憑登進而百官則不當上干相臣也干相臣則奔競成風廉恥道喪而黜陟漸歸私門矣

國家人才常轉移於大臣之好尚所好者正誰不自奮為君子不正則傾險浮薄之徒比肩接踵矣大臣可不慎乎哉

視天下之英才如其家之佳子弟愛惜滋培俾之成器儒者誨人大臣當國皆不可少此願力

大臣匡君與諫官異不必犯顏指斥以博名高也然戒激烈亦戒詭隨朝政得失民俗盛衰以至君德純疵人才進退之故要必知無不言言無不正而後納約自牖不愧大臣

國之蠹民之蟊賊務驅而遠之自餘隨才器使有長養而無擠排休休乎古大臣風節矣

損上益下民説無疆之旨大臣當時時陳説於君前即不能事事損上益下而正供而外損下益上之事或庶乎其寡矣

損下益上益矣而損莫大焉損上益下損矣而益莫大

焉然則上不以自益爲益言利之臣無益而大有損者爾惟數以民間疾苦陳說於廟堂之上使君不厚取於民而國家大澤日流注於天下則庇民尊主之道也

紀綱大振四海無虞之日忽然憂盛危明豈過計哉蓋虞夏商周人臣之告其君往往如此賈長沙痛哭流涕於漢文之代猶有古大臣風義彌亂於未亂銷亾於未亡此天下之所以治且安也

伊川先生在經筵慨然以輔導幼主爲己任上太皇太后二書及論經筵諸劄子至誠懇切幾與伊訓相表

裏使行其言而久於其職何難養成君德坐致太平
借乎與世齟齬未竟其用而去也
李文靖公沆秉政日狂生叩馬獻書歷詆其短公遜謝
曰俟歸詳覽生訕怒隨馬後肆言曰居大位不能康
濟天下又不能引退以謝人言久防賢路寧無愧乎
公於馬上蹴踖再三曰某屢求退奈上未允不敢去
耳終無忤意富彥國少時有罵之者人曰罵汝彥國
曰恐罵他人又曰呼姓名而罵豈罵他人彥國曰天
下無同姓名者乎告者大慙二公雅量真宰相矣觸
之即怒箝天下之口聞頌而不聞規亦獨何哉

司馬温公為相每詢士大夫生計足否人怪問之公曰倘衣食不足安肯為朝廷而輕去就賈公黯廷試第一往謁杜祁公公獨以生事有無為問曰凡人無生事雖為顯官不能無俯仰依違比日朝士進退不能綽綽大率累於生計耳乃知二公近情之論久而彌驗也

立朝一有依傍便不能獨行其是

立朝以交讓為美不得已而出於爭則必事關國是不敢苟同乃君子之用心耳不然爭功爭能且不可況一身之進退利鈍乎哉

適宰執大臣於朝堂一揖之後奉身而退守己遠嫌之
道當如是矣
朝會非談讌之所當時時存敬畏之心
臺諫敢言以格君心之非為第一義正紀綱進賢退不
肖次之補偏救弊俾朝無闕失百姓又安又次之若
夫膚詞曲說強半雷同與夫攻訐隱私毛舉細故既
匪嘉謨何關大政祇見其紛紛耳矣
入告之文當條暢尤當雅馴尋常友朋尺素立言且須
持擇頗以鄙辭謗語數奏至尊之前不敬亦甚矣
人臣居言路秉國鈞凡國計之安危人才之邪正四方

之水旱災傷未有不當言者據實敷陳積誠悟主恭

莫恭於此敬莫敬於此已

交朋友且須忠信何况君父之前豈可一言涉偽

言其所當言用則天下蒙福即不用存此言於天下終

須有濟

謀國籌邊要必酌古準今防微杜漸使天下利害安危

如指諸掌論奏水旱災傷閭閻疾苦則必沉痛言之

使民之流離轉徙如繪監門而拯溺扶顛尤有條理

斯豈無稽之言一切苟且之計哉積誠有素慷慨而

陳自然聳聽巖廊多所採擇而册府流傳亦可以行

遠

犯顔直諫大抵多出於木彊遲鈍之人平日便捷騰口說者不與

言人之所不敢言犬言也取所不必言者塞吾言責則何如勿言

進說人主之前披肝露膽其職也但懼攖鱗故為曲說不恭不敬負疚方深豈但不能舉職而已耶

陸宣公奏議豈嘗有意追琢為文秪以謀人家國義氣激昂不自知其懇到詳明文章遂足千古乃知名賢大篇原本忠孝固未許肉食者僞作也

吾輩起家寒素場屋艱辛淚盡血枯久矣何至為生司遂忘之粗心躁氣罔恤遺珠於奉命為不敬於取士為不公於推情為不恕一事而三失備焉能無懼乎主司簠簋不飭自棄甚矣倡採望之謬說致令浮薄者登潛修者擯亦有心當世者所不欲為不忍為者也今日主司所録即他日公孤卿尹庶司百執事之選厥任匪輕敢不祗懼必也心目雙清周防備至杜苞苴之路塞奔競之門而網羅盡佳士也庶幾為國得人無慚夙夜矣乎不然䩄顔稱座主侈門下桃李則得之矣於國之所以掄才士之所以待舉而無當也

學臣為士子宗師興起古學砥行敦倫其先務也但就所謂時文去取高下之而已所拔多單寒知名士輒頌聲大作人望歸焉而經史之學孝弟廉讓之節則概置弗問他日舉於鄉策名於朝皆是選也國家亦安得富經術有行誼之儒者託以大任乎

國家設外官自封疆大吏至邑令凡以為民也大吏平日必真念閭閻疾苦率其屬以生全之若苟且因循一旦水旱災傷即為民請命議賑議蠲而民之轉徙溝壑已十八九矣小大一心圖之於早庶不重困斯民也乎

天下自有司以至封疆大臣半皆起家寒畯人間疾苦顛連誰非其所飽歴乃一旦備官而忘之耶不能勤恤民隐吉凶同患不仁已所不欲而施於人亦不恕矣

封疆大吏須激濁揚清綢繆根本非徒察察以為明不事事以為静斯地方無遺患民乃實被其澤

剥民之官可罷也不剥民而憂民之憂亦賢矣乎為大吏者取舍之公私生民之休戚關焉

法一也君子以公恕之心主之民自不寃若因緣為姦任意輕重民將無所措手足矣秉憲之官可不慎擇

之耶

撙節勤苦竭力循分處困貧之道也今天下之民愈困貧愈不勤苦且婚嫁喪塟之僭越宴會車服之侈靡比戶相高無復品限甚至盡民大賈相倚為奸以結納官府為能以凌虐善良為快習俗偷薄長此安窮非得有風力重臣亟為整頓民不可以富即不可以教豈不可憂也哉

明道先生作縣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曰吾常愧此嗟乎賢如明道而於此有愧乎盖心乎愛民自視常不足也此亦百世為守令者之師矣

明道先生為政惟以至誠感人故所至人被其澤不勞而化行也

史册所稱循吏有弹琴著書流覽山水者矣此亦何裨於民而一一傳之則以不擾民故也夫俗吏擾民徒以案牘外他無所事耳使剖符為吏而寄情於琴書山水此其人豈猶是志趨卑下日紛紛以簿書期會煩苦吾民者有餘情必無苛政此其所以可傳也歟

説命曰學古入官鄉未留心經史博通治亂安危之故一旦委之紛劇授以艱難鮮不進退失據乃知古之人授之以政輒經緯畢具顯當時傳後世者素所蓄

積然也歟顧可忽乎哉
御大夫坐上不惟客無愧人亦賢矣哉
守令曰親民之官為朝廷承流宣化以全此一方者亦
愛民矣〻誠民所托當如父母之保赤子使為秦越
人之視不相關官之視民必不少
官與民勢相懸也而父母祖父母之於子孫則親之至
矣時其饑飽寒燠所感疾莫之省憂豈待子若孫
之道耶不盡其道顧被以父母祖父母之名亦滋之
愧焉耳
見令之於民痾癢猶一身也不知盡厥職而濫竽署上考

弋罷希榮法非不善追思幼學能無赧然
守令以留心教養爲職然畢具爲上但知與民休息以文
雅飾吏治而已終覺上之責我與下之望我者有所
未盡
視民之不足如吾嬰兒之啼饑號寒亟思所以食之衣
之斯不愧父母斯民之責矣
子弟不率教爲父兄者必多方曉譬俾之自新何獨於
惡民梗化不少寬假遽威之以鞭朴乎吾願爲守令
者推念之也
亖俗澆漓誰職其咎守土者不思所自而原責於民亦

惑之甚矣

守官以興起教化爲第一義盖養民之政嘉恵一時能使薄俗日趨於厚禮讓可風獄訟衰息則數世之仁已

令於士民無所不當教謂課文藝爲教士講六諭爲教民抑末矣然即此二事行之有恒而至誠惻怛多所開悟亦端士習善民俗之漸視爲具文則俗吏而已矣

國家之條教禁令譬之一身話言趨走也奉條教禁令惟謹謂之能吏然則工於話言趨走遂謂之善人君

子耶本之不講致吏道雜而多端蓋自西漢已然矣邑令奉職無狀輒謂民頑大吏日取悅於民以長其嚚凌之習是二者皆便己而非忠恕之道令使令皆責躬不行苛政大吏以公廉訓令令亦以奉法庾敬長上訓民如是而俗不厚民不安者未之有也

有民社之責者興利除害皆分內事余謂害須急去利且徐圖蓋民方溺於水爇於火救之者自不忍少緩須臾至於利之所在鮮有百年數十年不變者甚則利未幾時害已踵至是故仁人君子為斯民興一利必酌古準今確知其經久無弊夫然後毅然任之不

辭不然未敢貪一旦之功貽無窮之怨怒於他日也
有司銳意興作以為便民也而大不便之事早已潛伏
其間況後人奉行漸失初意耶善為政者因其俗而
利導之水旱災傷力為補救不敢輕言創制也
古人良法未有不可行於今者然須審今日之國勢人
情酌劑利導之乃無弊耳徒泥其跡正恐利害相參
行之不可以久
折獄以虛公為本倘不問理之是非情之真偽但汲汲
凌虐大姓以博名高烏覩所謂忠信而明決乎風俗
至此可戒也不可法也

人於倫理間講貫不明一旦臨民聽訟但以律例為師恐不免俗吏之誚

聽訟憑是非科斷理也法也於理與法外旁曲引喻俾之翻然勃然不終訟而去此則化民厚俗之本

用法自當一本寬恕然耑任姑息使兇頑無所懲戒而姦盜不止則大不可是故明刑弼教亦有時以裁斷為良

聽訟者於人骨肉間闘忿爭財產且置是非勿論只從倫理天性百端曉譬使之翻然悔悟至兩造相持而泣此仁人之用心裨益風化者也上也次則剖明是

非戒毋終訟雖當笞以骨肉故概予矜免可矣若朕常人科斷搒笞不少恕縱允於法敗倫傷化實多況因而漁獵之乎故聽訟必參以經術而後可也

殘民肌膚攫民財物皆所以戕其生也故良吏之於民不得已而有刑不敢因以為利

初為守令慮民之玩已也必先嚴峻以立威夫惟廉則威惟明則威不務為廉且明而嚴刑峻法是急亦何威之有慘刻者恣其所為悖理不可訓謹厚者貌為之始嚴而終弛玩且日滋使久假不歸而流為忍人不亦失其本心也乎故夫有威之可畏者不汲汲於

立威者也

士大夫居民上縱極平易近人猶恐愚民囁嚅不得盡陳其情況盛怒之下乎求民疾苦不啻其自為求誠意藹然一體相接則賢者之用心甚無取乎疾言厲色恐喝於上也

擊暴鋤奸有時濟之以猛然此如天地之雷霆也和風甘雨長養滋培則仁愛之常道爾

笞責人更生暴怒恐氣盛而心不平或多杖或重杖皆足以殘民支體而致之斃而論重囚決大獄尚憑喜怒失真所關彌鉅故仁人戒之

獄囚一日不殺一日有可生之理為守令者不恤其饑寒疾病致早斃於吏卒之手其與枉殺平民一間耳異時國家行慶他郡邑紛紛出囚而吾獄中之鬼獨不少留之俾霑寬大之恩其將何以自解

居官嚴左右人盡知之然法所以繩大猾一切無心之失則皆可恕也使小誤輒任意笞掠他日犯法作姦而罪不至死又將何以治之故用法必使其有可加然後輕重無失其倫而法不玩不然未有不毛舉細故縱奸滋弊者也

勤所以興事操切則民不堪命矣和所以養人因循濡

滯則弊不可勝言矣

廉者守令之楨幹也運之以樂易和平持之以精明強固循吏不是過矣

官以偉進財而苟得無辭讓之心者也然由是推之昧昧於是非絕不知世間有羞惡之事可知也且世豈有貪夫能愛人者勢將並失其惻隱之心矣士大夫於辭受之際可不慎諸

行己有恥士大夫當終身誦之初試為吏尤當隨地隨時隄防加謹不然恥心一奪百弊叢生雖有理繁治劇之才康濟斯人之志皆汩沒於貨賄之場不可復

振也夫
揆之於理不可須斷斷勿為因循於理欲之間以為姑嘗試之無害也豈知藩籬一撤後遂日就陷溺而不可遏涓涓不息流為江河可畏也夫
士大夫之行已如女子之守身禮義之防豈在久與鉅乎是故君子一出言一舉足未嘗不心乎慎之而取予嚴於一介
巧避苞苴潛行壟斷此其人行惡而名高欲正厥辜當加常人一等
古酷吏亦有廉者若後世酷吏猛暴或不至如古人之

甚然未有不淫刑以濟其貪者矣

古者卿大夫世祿漢以後列侯猶食數縣或數千戸宰執大臣常俸賚予至不貲仕固有可富之時然非一朝一夕之故矣今人甫膺一命輙冀温飽不已急乎吾未見器小而致遠始鋭而不敗厥終者也

士試為吏養民而已可取於民耶夫我取於民其誰不取我散之則泥沙也聚之則鴆毒也豈惟無益害隨之矣故夫吏而廉者非以為名高也汲汲於遠害者也

掩人之不見而取之斯謂之竊竊則盜之屬不齒於人

而司敗且繩以三尺矣士大夫既策名於朝儼然居四民之上獨奈何乘吾君之不見吾民之不知巧行其取之之術耶他日治失細民之竊者而彼有詞焉其何以折之

作偽之人術最工巧往往有弋高位取厚貲歷數十年人不知者然莫不敗於末路究何益耶

抗節效忠不逮古人寸心已難自問况復由竇踰閑溺於非義哉

臨民而欲邀譽於民非良吏也事上而欲希榮於上非純臣也

砥礪廉隅守官常分因而矜炫無論叢謗招尤自待亦已隘矣

以崇高富貴驕人夫人而知其陋矣以文章事業驕人亦器小而未聞君子之道者也

儉自美德然家教之與市名則有間矣身既通顯必欲以蔬食敝衣愚人耳目用心殊不可測

郡邑博士師儒尊重非守令屬官也自守令未諳古義輙往往以秩畀忽之而首蓿清貧升斗不繼亦遂氣節不振安於自下矣鄉使守令造士育才如古循吏方且倚任老成為之襄贊豈有不隆厥禮貌之理博

士果如胡翼之徐仲車兩先生卓然以師道自任有不禮敬者誰歟然則崇儒復古守令與博士交有責矣

郡邑有士大夫不必皆賢亦不必皆不肖守土者不能擇善而從取觀摩之益頓概以為不肖而遠之非忠厚長者之道也

將帥以澤及百姓為賢守令以能摺服兵卒為盡職然矯枉太甚致卒伍不安於下亦往往貽害無窮惟將吏協和視兵民為一體日汲汲於恵養訓練化其畛域而潛銷夫驕悍之氣庶民無欺凌之患兵且有捍

禦之勞也乎

忠貞不嗜殺人師出以律廬舍晏然賢將也知彼知己籌策燎若指掌謀將也縱橫行陣閒闢易萬人勇將也因其才分而御之託以心膂勿貳勿疑庶幾收大人之吉而戰勝攻取無不如志矣

能將兵之謂將以整齊約束使衛民不戕民為上能將將之謂大將以公而不私使人人宣力效忠輸心奉令為上

古者民不分兵農秉耒荷戈恒相安也迨兵農分民日養兵而畏兵兵日養於民而禍民矣古者官不分文

武治民治軍吏事耳未嘗畸輕畸重以至相凌犯也迨文武分承平之日士大夫薄武人為不足為輒詆訶折辱之而介胄之氣不伸一旦有事廟堂之上加意疆埸武臣有殊寵焉於是恃功而驕睥睨一切而詩書之氣不伸矣嗚呼此亦世運升降人事消長莫知其然而然者歟

三十舉於鄉未為遲暮迨需次授一令年六十餘矣五十為歲貢生當日試高等時固翩翩年少也迨需次授一博士年七十餘矣賓興廩餼糜大官金錢至不貲皆不能及鋒而用可為三嘆

三四十年前士大夫猶以素餐為愧朱竊竊焉以祿入不繼為憂其時退食從容有以自適冬裘夏葛樸略猶存今則相向言貧十人而九而服御日以華筐篚日以盛時詘舉盈往而不返士大夫心思才力日耗竭於酬酢經營憂固其所又何暇咏伐檀之詩而引以為愧也

魯文恪鐸與趙祭酒永皆大學士西涯公門生西涯生日相約以二帕為壽鐸檢笥中無有命取鄉人所餽枯魚至則僅半矣即將之偕往公喜為烹魚置酒留飲極歡乃罷前輩交際省約如此推之他事從約可

知故其時之士大夫往往貴禮義賤貨財砥行立名確乎有以自守今則餽遺酬酢數倍於衣食之費而工於結納者猶日趨華侈不已欲其持廉靜之節烏可得乎俯仰曩今爲之太息

耿清惠九疇文恪裕父子清修無異寒素陳尚書壽老無所歸諸子旅寓飄泊環堵蕭然秦襄毅紘歷官四十餘年提兵南北列位孤卿所居僅蔽風雨妻拏菜羹麥飯不改舊陳御史茂烈短床敝席不辦蚊帳身治畦一蒼頭給薪水出則自執小油盖王督學畸清介自持不事生業大雪僵卧不能出户曰吾求無愧

爾饑寒靡不樂也董楓山懋家居丙夜危坐不能得油默誦日所繙習迨曉覆閱自驗以為常先正節行清苦至此真鐵漢也余雖起家寒素寡資生之產然狃於習俗衣食過分實甚因錄先正軼事自警兼示子孫雖不能至心竊向往之矣